

文 學 叢 刊

遠 天 的 冰 雪

靳 以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雪冰的天遠

以 靳

有版權

定價六元五角

遠天的冰雪

靳以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五十六冊

夢之谷 砂丁 憎恨 苦難 牛車上 生人妻 野鳥集 鹽的故事

蕭乾 巴金 端木蕻良 沙汀 蕭紅 羅淑 師陀 蹇先艾 蕭長篇 金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遠天的冰雪 草原上 兒童節 十月十五日 竹刀 刻意集 原野 無題草

靳以 劉白羽 羅洪 蕭軍 陸蠡 何其芳 曹禺 曹葆華 短篇 短篇 短篇 散文 散文 雜集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三十七年八月三版

序

這只是一些平淡的故事的結集。我要說是平淡的，因為故事本身都是既不驚人，又沒有偉大的意義。可是在自己這一面，每一篇故事都在腦子裏深深地刻印。二十幾年來沒有泯滅一點，想着就是到死的那一天，也必仍然還是十分明晰清楚。

誰不曾有過幼小的時代呢？誰不會在孩子的時候就記下了許多瑣碎的故事呢？那只是一顆小小的心，的搏動，那只是稚幼的記憶；當着日子一天一天地壓到肩上，纔漸漸地覺出了它的甜蜜和它的可貴。歲月不待人，過了青年，老年就面對着了，總有那一天，將回到土地的懷抱中。誰能牽回來過去的時日，還像孩子一樣斜仰着頭，那樣想着：『什麼時候我纔能長得像爸爸一樣高啊！』

一些徒然的想念，却是那麼空洞，我沉靜地坐在那裏，要我的心如止水一樣。想

着尙是孩子的時日，純然以孩子的心追憶哀與喜，恍如真就是一個孩子了，以莫可彌補的憂傷想着一切過失，就惴惴地想着怎麼樣纔能成爲一個更好一點的孩子呢？許是一聲鐘，也許是窗外夜行人的脚步驚醒了我，陡然知道流過去的水已經遠遠的了，中年正將推開少年時代，用粗些的聲音說：『去吧，我來了！』

惆悵不已，便嘿然無語，多少想說的話也不能再說了。還有比這些更使人悲傷的麼？一切都已逝去，留在身邊的只有無用的追悔？一直到現在，每番讀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總要泫然下淚，雖然不曾做了父親，在人子的那一面，覺得該流淚的也正多人。固然不該活得太柔弱，誰也都該對着自己的父親和母親灑着純潔的眼淚吧？想是懂得愛自己的父母，纔能懂得愛自己的友人；懂得愛別人，纔能懂得愛更多的人。

幾年前，和一些友人住在山上，偶然說到了母親，我就只看到一個一個垂下去的頭，我纔記起了他們都已沒有了母親。一面深悔自己的失言，一面也想到自己的

幸運；因爲那時節我的母親還正安好地活着。曾幾何時，我的母親也捨開了我們，頓使手足六人，無所憑附；在外的漂泊無依，在家的愁對遺物，悵然太息。時際母親逝世周年，展拜已畢，環顧四壁，倍增淒涼。要怎麼樣纔能把愛母親的心，來愛別人呢？

我虔誠地將這本小小的書，獻給我的母親，和失去了母親的孩子們。

一九三七，一月五日。

目 錄

序

續情

遠天的冰雪

同根草

小花

母子

母親的安息

..... 一

..... 三一

..... 六一

..... 八九

..... 一一九

..... 一四七

犢情

雖然纔只是五歲的孩子，也像是知道了不少情感上的曲折。他那圓圓的頭顱上蓋了寸把長的烏黑的頭髮，（如果是細心地看起來，就知道偏左的頂部，有一個半寸徑的傷疤。）大大的兩隻眼睛，總是滴溜溜地轉着。當他笑了起來的時候，就會顯出一對深的笑靨來；可是他輕易不笑的，只是一個孩子，就像是爲什麼不快抓住了心。

他時常一個人坐在門前的青石墩上，呆呆地想些什麼。他用兩隻手掌托住了腦袋，眼睛望着遠遠的天空。那時許正有一片碧藍的天，無邊無涯的，引着他孩子樣的思想走着無盡的路。一塊兩塊白雲閃着光，浮來浮去，他就會想：

——爲什麼白雲不落到腳下呢？

他閉了一下眼睛，把右手的食指送到嘴邊。

——要是落在腳下，我就要跨上去。

想着的時節，好像他已經跨到白雲的上面了，他起始覺得在飄飄蕩蕩的。

——我要找我的媽媽，我要找我的媽媽！

可是白雲還自在天上游蕩，怎麼也不會落到他的腳下，他殷切地凝望，亮晶晶的眼睛裏蒙了一層淡淡的淚水。

正自呆想着的時節，一隻肥軟的小手拍在他的肩上了。他像驚醒似地回過頭去看着，看到站在後面的正是鄰居青姑兒。

她微笑着，兩個大紅的辮梢在空中微微地搖動。

『幹什麼一個人坐在這兒，上我家玩去吧。』

『不。』

他堅定地搖着他的腦袋，他的心中正在氣着她打破了他的幻想。

『媽媽特意叫我來找你，說給我們做桂花餅吃。』

『你的媽媽做給你吃的，沒有我什麼事！』

那個小女孩突然爲這句話着惱了，笑容逃開了嘴角，還有一點撅起來，什麼也不再說，一轉身就走了。

他仍自坐在那裏，動也不動地；可是他的腦子再也沉不下去，像是爲什麼攪亂了。正待要站起身來走進去，就聽到有人叫着他。

『練哥兒，來呀，到這兒來！』

這正是那個書姑兒的母親，一個三十歲上下的慈祥婦人。她一面叫，一面招着手。

他就懶懶地挪動着脚步走過去，到面前，低低地叫着：

『李嬌，您叫我幹什麼？』

她一面拉了他的手，一面就引着他走進去，還說：

『我叫青姑兒，叫你來，你怎麼不來？』

『我——我怕我爸爸回來找我。』

他極不自然地撒了個謊，他的臉上立刻覺出一陣灼熱。

『找你那怕什麼，到我這兒來，你爸爸還不答應麼？』

『不，不——』

他稍稍顯得一點氣急，不能如心地說出話來。

『我把新鮮的桂花摘下來，給你們做了幾個餅，你吃點，還給你爸爸帶回去點。』
——你看這孩子，心眼多不靈活，還在生氣呢！』

她已經領了他走進房裏，看到還在撇着嘴的青姑兒兀自坐在那裏不聲不響。

『來了客，你還不高興點麼？』

她的母親笑着說，可是她好像沒有聽見。

他知道自己的錯，就輕悄悄地走到她身邊。

『還生氣麼，小姐姐？』

他拉她的衣襟，可是她推開他的手。

『你不用理我，我不跟你說話。』

『那你就不像小姐姐，像個小妹妹了！』

她忍不住，笑了；她的母親正獨自端了餅進來。

『快來吃吧，熱着更好點！』

他們手牽着手跑過去，各自坐到凳上。甜蜜蜜的香氣一直鑽進了鼻子，他忍着突然多起來的口涎，好像連望也不望地坐在那裏。

『吃吧，我給你們拿——』

她的母親一邊說着一邊把他們面前的小碟各放了一個餅，他就用竹筷夾起朝嘴裏送。可是她突然叫起來，把近了嘴的餅又摔到桌上。

『怎麼着？』

她的媽媽驚慌了，急忙走到面前。

『燙，燙了我的舌頭。』

她撒嬌地叫着，她的母親就在她身邊坐下來。

『慢點吃呵，燙着了不是好受的，伸出來我看看。』

她就把手伸出來，她的母親輕輕地吹了兩三回。

『好了，一會兒就會好了。』

她却一下就爬到母親的膝上，偎在她的懷裏。

『這麼大了，還要纏人。』

她的母親雖然這樣說着，可是一點也沒有申斥的意味，她是更得意地把頭貼着她的胸。

他懂得，他也想像得出那該是多麼溫軟，母親的胸，母親的手，和母親的腿；還有什麼能比得過呢？當着母親說話的時節，自然有那一點煖又一點癢的氣噓着臉頰，

是那麼溫馨，那麼可貴！可是他就只是坐在那冷硬的木凳上，沒有依附也沒有慰貼，像一個捨哥兒。

他只呆呆地望着，都忘記把餅送向嘴裏，她的母親覺察出什麼來了，就把膝上的孩子輕輕地放下來，還說：

『真沒有出息，自己坐着多麼好，——你怎麼不吃呢！』

『我不餓。』

他說着，搖搖頭，那兩個又黑又大的眼睛冒着光。

『我給你包好幾個，帶回去和爸爸吃。』

他不能答應出了聲，嗓子像是爲什麼哽住了。

離開母親，有一年以上的時日；可是在他的心中，是長得不可計算的時間，說是因爲身體的不便母親就留在鄉下，他自己隨了父親走着兩千里的路程。在這個城

裏父親經營着他的事業，他却是被丟在家裏，過着一個個漫漫的長日。除開僕人，家裏再沒有別人了。寂寞使他不知怎樣纔好，他又時時想起他的母親來。

有時候他一個人站在院子的牆角那裏，一面數着牆磚，一面用盡了氣力『媽媽媽媽』地喊着。沒有答應的聲音，偶然微微地傳來一點回音。那個僕人也許被驚動了，急忙地跑過來。

『小少爺，您嚷什麼？』

他並不回過頭去，也不動，到那個僕人蹲下身子想抱起他來的時候，一下就看到那包滿了淚水的眼睛。

『唉，別哭了。——』

爲人說到了的時節，心中就更忍不住，爽性大聲的哭出聲。僕人原是在他家近二十年的，有了相通的感情，爲這悽慘的情況所打動，眼睛也起始濕潤了。

『來，我背背你吧，爬上去你就抓得着那朵大黃花。』

他不知怎麼樣來哄着他，要他把兩隻小手圈攏他的頸子，他就站直了，背過兩手去托着他的身子，幌幌搖搖的在院子裏走起來。

可是這個院子對於他是太熟習了，他已經看過一年多的時候。他知道哪裏蜘蛛來扯網，他也知道牆上的哪一塊磚落了面，他還知道屋簷下哪裏有飛着叫着的麻雀的窩。地上的路呢，哪一方高哪一方低他都十分清楚，哪裏有螞蟻洞他也弄得清，而且他還旁觀過它們的爭戰。背着的時候他只是閉了眼嗚嗚地哭着，他的傷心像是無邊無涯的。

父親突然間會像從天上掉下來的走進來了，他那健悍的體格，和走路的行態；都明顯地帶出他那剛愎的個性來。

他立刻就從僕人的背上溜下來，還沒有等到他踏到地上，父親嚴厲的聲音就起來了！

『怎麼，還要人背，這麼大的年歲！』

他悄悄地站在僕人的身邊，靠緊了僕人的腿，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
『還不走進來！』

聽到這樣的呼喚，他纔莫可奈何地起始挪動着脚步，緩緩地挨了過去。父親先看看他的手，再看看他的衣服，終於看到了尙留有淚星的眼睛。

『你又哭來了？』

『沒有。』

他一面應着一面抹着眼睛，可是更大的聲音叫着：

『你怎麼能說謊呢！』

『我——我跌了一下。』

『沒有跌破麼？』

說這句話的時候，父親已經不在注意他，好像想着什麼事情。

『沒有。』